

精彩作家文丛（第二辑）



粤东散记

莫斐 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精彩作家文丛（第二辑）



粤东散记

莫斐 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粤东散记 / 莫斐著. —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5.1

(精彩作家文丛 / 钟建平主编. 第2辑)

ISBN 978-7-5543-0173-9

I. ①粤… II. ①莫…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308444号

精彩作家文丛 (第二辑) · 粤东散记

Jingcai Zuoja Wencong (Di-er Ji) · Yuedong Sanji

-
- | | |
|-------|---|
| 策划编辑 | 吴 江 |
| 主 编 | 钟建平 |
| 责任编辑 | 黄捷生 |
| 责任技编 | 张广生 |
| 装帧设计 | 郑富繁 |
| 责任校对 | 胡艺超 杨长征 |
| 出版发行 |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东风东路733号 邮编: 510085)
网址: www.ycwb-press.com
发行部电话: (020) 87133824 |
| 出 版 人 | 吴 江 |
| 经 销 |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印 刷 | 珠海市明英印务有限公司 |
| 规 格 |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102.375 字数 2252千 |
| 版 次 |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543-0173-9/I · 211 |
| 定 价 | 300.00元 (共12册) |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打捞着撒落在客家古镇上的文化碎片

——莫斐其人其文

唐达天

莫斐要出文集，我真为他高兴，这不仅仅因为他是我交往甚密的好友，更重要的是，这本文集的许多篇什，是在他边写我边看的过程中完成的，有的，还是我推荐到一些文学期刊上发表的，这便有了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莫斐是我移居珠海后认识的第一位广东籍朋友。那时，珠海有个“诗话人生”网站，注册了几十位写作爱好者，可以在上面自由刊发诗歌文章，相互跟帖评论，搞得风生水起。我注册不久，认识了写散文的莫斐，他约我吃饭，我欣然答应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2005年的秋天，当我在约定的时间来到迎宾南路的路口时，莫斐已经停车等候在那里，车是白色小车，人是中年男人，正午的阳光正好撒在他的身上，远远看去，神采飞扬的他很像个成功人士。交谈中我才得知，他是梅州客家人，来珠海十多年了，在湾仔开工厂。

从那以后，我与莫斐走得很近，我们常常一起参加市作协和“诗话人生”的活动，写文章，跟帖子，三月踏青，九月赏菊，笑谈人生，论古道今；游古村，去从化，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几天不见，如隔三秋。我们交往得多了，我越发觉得他是一个善良、平和、低调的人，虽是一厂之长，却自称工程师，在公众场合，从不显摆。他是吃技术饭的，爱好却广泛，文章写得好，摄影也摄得好。我曾揶揄说，他的文章以散文见长，散文又以描写女性见长，描写女性又以漂亮年轻者见长。看他笔下的美女，美丽而多情，温婉又缠绵，总能让人产生怜香惜玉之感。想来可能与他搞摄影有关，会拍照的人，往往会抓角度，会抓表情。他不但抓到美女的

貌，还抓到美女的神。有时随着他的镜头看去，果然就看到了美女比平日更美。他给美女拍照，能把美女拍得更美，美得能让人想入非非；给男人拍照，能把男人拍得很丑，让美女看了第一眼就不想看第二眼。他听了，只是哈哈大笑，从不生气。

没想到时间过得真快，一晃，近十年的岁月就从我们的身边悄悄溜走了，每每聊起过去，不免多了几分感慨。前几日，莫斐刚刚做了一个大手术，我去看他，他精神状态还算不错，言谈中，讲到在广州动手术前，他正儿八经给他太太交代了后事，说他不欠任何人的情，也不欠任何人的债，唯一让他放不下的，就是四年前他曾答应出资为“诗话人生”出一本集体文集，因为责编没有整理完文稿，他的承诺还没有兑现。不论何时，只要集子编好了要出，即使他走了，也要让他太太兑现承诺，把所需资金打过去，让我替他代办。我听了，嘴上说笑着，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为他的承诺，为他的友情，抑或为他坦然自若的胸怀？我无法准确地说出我那时的心情，只希望他说的是一句玩笑话，永远是玩笑。我知道，莫斐在说这些重口味话的时候，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垂危的病人，已经当成了他的遗嘱。还好，他的手术做得非常成功，终于脱离了危险，说明他与我，与“诗话人生”，与他的家人和朋友的情缘还没有了断，还要继续下去。

莫斐首先是厂长，其次才是作家。他要把主要精力用在搞管理出产品上，他要负责全厂工人的生活，这是大事，他必须做好。而写作，对他来讲纯属业余。尽管如此，他还是花了大量的时间笔耕不辍，或许是为了爱好，或许也是为了某种精神的追求。看了他发表在《珠海特区报》《中国西部文学》《人民文学》等报刊上的许多散文，我才知道，这些文章与他前期发在网上的那些大不相同，他开始由自然写作转到有意识的精神追求，他将他的目光深深地盯到了他小时候生活过的客家古镇，试图要打捞起那些被岁月飘散了客家文化的碎片，记载下那些已被现代生活遗忘的客家人古老而独特的生活方式。比如《消失的“糖寮”》，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粤东山区土法制糖的过程与场景，那时，他还是孩童，跟着小

伙伴，把削光洁的甘蔗尾巴背在身后，只等待糖浆入槽，便出手偷袭蘸糖浆，蘸了糖浆一哄而散。“一边胜利大撤退，一边用小手把热乎乎的胶状糖泥捋出来，那小口还必须不停地往烫红的小手上呼气”。这篇文章发表后，竟然有许多刊物转载了，甚至还出现了盗版转载。《烧龙》一文中为了缩短燃香的时间，急于吃到碗仔板，怎么悄悄地恶作剧，将一个孩童的情趣描写得非常美好。《两张旧藤椅》讲述了他的父母离休后，淡泊俭朴，乐在其中的古镇生活。

《童年老街》，是通过老街的童年回忆，描绘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粤东古镇的“清明上河图”。读着这些文章，感到心里暖暖的，有一种久违的温馨，仿佛通过他的心路历程，回归到了那个质朴的古镇，置身到了那个纯真的时代。

莫斐除了写散文，也写小说，但，我觉得他的散文更好，文字内敛、优美老到，从他的文字中，能让人感受到那些已逝的沉甸甸的岁月，那种浓浓的世道人情。读他的散文，就像品着一壶老酒，淳朴有味。比如：《两张旧藤椅》：“父亲已经八十多了，但父亲从不言老，母亲也不觉其老。父亲能拉一手好胡弦，年轻时是小有名气的男中音，母亲说，当年她就是被父亲的歌声‘勾引’。那时候，山那边的游击队到家乡宣传，母亲躲在人群中，台上的父亲挎着一支盒子枪，正在唱‘山那边啊好地方’。盒子枪把上的红绸布条飘啊飘啊，把母亲的心飘柔软了，那一年她十八岁。”比如《童年老街》：“老街东段最繁华，挑夫单车太熙攘，父母轻易不让去。有一回我独自溜去，恰好遇上幼儿园的女同学，她扎着两条羊角辫，蹲在母亲背后，她母亲正在街边炸油条卖。女孩见了同学，咧开缺牙的嘴巴直笑，将一根油条举到我鼻子前：‘给，油炸桧。’”这样的文字，太传神了，小女孩只一句话，就把她的内心表达了个清清楚楚，人物也写活了。文若其人，这句老话用在莫斐的身上一点不假。他性格开朗，为人真诚，他的文字也是一样，生动活泼，平实质朴，不故弄玄虚，不哗众取宠，唯其如此，才有了打动人心的魅力。

我知道，莫斐是想极力抓着时间的尾巴，打捞起这些即将消失

和已经消失了的粤东乡村文化碎片，为他的客家古镇，为他的家族留下一些文字记载，让后来的人们知道，半山客人，一代一代的，就是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这么繁衍生息着。当我们的乡村被城市所替代，乡村文明被现代文明所同化，消失的乡村，还会剩下什么？现在，他做到了，这本凝聚了他心血的《粤东散记》，将为客家半山人作记载，她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显现出她的文化内涵和价值。

2014年10月8日于珠海愚园

（作者系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沙尘暴》《一把手》《二把手》《二把手2》《绝路》《偷心》《创业狼》等十多部。《后台》被改编成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华容道2》在各大卫视播出，《官太太》被翻译成越文出版发行并改编成越南版电视剧，曾获首届甘肃省黄河文学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冰心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目 录

粤东 远去的家园

神秘的“弥陀显肚”	3
消失的“糖寮”	6
童年雨韵	9
童年老街	11
烧龙	15
我的母校	18
观书旧事	20
回忆繁星	24
将灵魂安放在子宫	25
公偿田和士绅	28
晚清荔枝林	31
两张旧藤椅	34
信仰的奥秘	36
父亲口述的“三场战役”	39
汕头遗梦	43
从布鲁日和粤东古镇看中国工业革命之殇	50
小镇词典考	55
远去的家园	57

半山客人物素描

仿周伯	63
卖花生的甘伯	65
秤砣	67
血色豆腐	69
树上的学童	75

水妖依依·····	78
-----------	----

半山客童话拾遗

粤东半山客小镇童话三则·····	83
------------------	----

新客家视角

清迈·夜市·新客家·····	89
----------------	----

昔日繁华十字门·····	92
--------------	----

消失在大工业中的田园牧歌	
--------------	--

——阅读东莞：从《香飘四季》到《创业狼》·····	95
---------------------------	----

两代农村青年人的城市命运	
--------------	--

——从《人生》的高加林到《创业狼》的李想·····	98
---------------------------	----

书海拾贝

解读晚清荔枝林·····	103
--------------	-----

痛心疾首话晚清·····	120
--------------	-----

读史有感·····	122
-----------	-----

书卷人生·····	145
-----------	-----

随想录·····	168
----------	-----

附录

寻找潜藏在心灵中的文字	
-------------	--

——莫斐其人其文·····	187
---------------	-----

我的作家梦·····	190
------------	-----

跋·····	192
--------	-----

粤东 远去的家园

神秘的“弥陀显肚”

在粤东埔寨镇西南方向约五华里，有一簇山叫“楼戏寨”。迎头的一座，形如拱着大肚子盘腿而坐的笑和尚弥勒佛，当地人管它叫“弥陀显肚”。

关于那簇山，一直是小镇人“闲间”的话资，暂且不说那令人神往的历史传说，光是每年夏季“过云雨”即将来临，“弥陀显肚”总是飘来一层雾，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诗韵，足以让它蒙上神秘面纱。

童年时代，我喜欢伏在老奶奶腿上，支着下巴听弥勒山的传说。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说：那山上有一口很深很深的古井，这古井是什么时候打的啊，连奶奶的奶奶也不知道。有一年元宵节，一位细阿哥往井里丢下一块小石头，那小石头落呀落呀，老是落不到底，直到第二年元宵节，细阿哥回到井边，才听见“扑通”一声。

白胡子的老公公说：那口古井啊，是当年宋帝昺的兵打下。话说宋帝昺被元兵围攻在“弥陀显肚”，水喝光了，只好在山顶上一一直往下打井取水。据说，这小口井水煮的田螺，皇帝吃了，觉得味道好极了，特地把那田螺壳放生，如今，那带便有一种无蒂田螺。

当然，传说只是传说，被吃了肉的田螺，怎能生还？然而，真的有那么一口古井吗？古井真那么深吗？

童年的周日，我们几位好奇的小学生，结伴登上“弥陀显肚”。结果大失所望，古井没找到，只发现山尖上有一个大坑，倒圆锥形的，里面长满野草，大坑周围遗留战壕残痕。难道此地真的有口古井？真的是南宋古战场？

这谜团，一直伴随我长大。

我曾经到过一水电站做销售服务，听水电站老师傅说，“弥陀显肚”往西北不远，就是“龙颈水库”，“大跃进”挖水库，挖出不少盔甲、大刀、利剑、长矛。那一带至今保留着“兵营”“大寮”的地名，或许是当年元兵、宋军鏖战后留下的叫法。

上世纪40年代，埔寨镇有淘锡矿的，曾在“弥陀显肚”山下小溪里淘了五百多个古钱。后来，我父亲把这批古钱买了下来。50年代，父亲将古钱的大部分捐给揭阳县博物馆，经过合县分县，如今也不知道是否安在。那些古钱，家中还有几个，我亲眼看过的是：唐代的“开元通宝”“乾元通宝”；北宋的“熙宁重宝”“绍圣元宝”“崇宁通宝”；南宋的“建炎通宝”等等，却唯独没有南宋之后的古钱。似乎很可以说明，这批古钱是南宋遗物。

南宋的末代皇帝，真的到过“弥陀显肚”那一带吗？

后来，我翻了一下《宋史纪事本末》。书中记载：“帝显德祐二年（1276年）春……吉王昀为益王判福州，信王昀为广王判泉州。”可见，1276年春那两个未来的小皇帝还在福建。同年夏，昀当了皇帝“即位于福州”。秋，元兵攻入福州，昀乘船逃往浅湾，1278年十一岁的昀死在碙州（今雷州半岛），陆秀夫拥立昀为帝，同年夏天，这个八岁的小皇帝逃往新会县的崖山。而当时埔寨镇往海边的潮州一带，仍在宋兵手中。1278年冬，文天祥驻军潮阳，后兵败，在海丰附近为元兵所捕。1279年初，元兵从潮阳港乘船追至崖门，大败宋兵，陆秀夫只好背着宋帝昀跳海。

史书所载，昀和昀都是沿着东南海岸线，从福建向崖门方向南逃的，至于有没有到过“弥陀显肚”，史书上没有记载。当年，那一带尚且荒无人烟，地图上查无地名，恐怕史学家也无从下笔。

看来，那事那井，就留待史学家们日后去做功课了。

“弥陀显肚”的神秘，不光因为那口古井，也不光因为宋朝小皇帝，据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就曾在那里挖过钨矿，那钨矿可是一种战略物资哦。那一带已经探明的矿产，就有锡、石墨，据说还有黄金。“弥陀显肚”背后那座高山之腰，有一口深入山腹的废矿井，这矿井开采的年代无从查考，就连年过百岁的老人也从未听闻。但它却一直躺在那里，就像那首歌说的：“你来或者不来，我就在这里”，伸入山腹。

我亲耳听过一位放牛阿哥说，他下过那口废矿井，在井的尽头，他看见有一个大瓷盆，瓷盆有着奇怪的花纹，瓷盆上还竖着一根木

头支柱。问他矿井伸延多远，他说不知道。不过，如今你到小镇，随便找个“闲间”喝喝茶，聊聊天，问起此事，小镇人会告诉你：在井下，能听到三十里地外乡村妇人寻找猪仔的呼唤声。

再问：你亲耳听过？

笑答：呵呵，没有。老人都这么说，传说嘛，故事而已。

南宋历史早已成为传说；如今五十岁的人，公社食堂大锅饭也是传说；三十岁的人呢，“文革”只是当故事而已……

小镇，就像长满水浮莲的古池塘，池底沉淀了太多历史，水面却依旧纹波不动。

（本文1983年写于粤东汤坑，1984年发表于广州《木棉花》杂志，乃散文处女作。已略作修改）

消失的“糖寮”

“糖寮”就是广东的土法制糖作坊。

鸦片战争前，糖、茶、丝是中国三大出口商品，那是糖寮的鼎盛期，时至今日，在广州、韶关等地还遗留“糖寮”的地名。鸦片战争后，进口机制糖逐渐打压国产糖，1933年，广东的陈济棠为挽救产糖业，向美国、捷克购买制糖机器，中国才有了第一座机器糖厂，可惜，那时候中国产糖业已是奄奄一息了。

儿时，我在粤东乡村领略过“糖寮”的晚期风采。冬日，甘蔗收割糖寮也开工，人们老远就能闻到糖寮独特的蔗糖清香。这清香，一直从初冬弥漫到翌年春末，至今还弥漫在我的脑海。这香味那么独特，没有亲历的人是无法从文字描述中体会的。

儿时看糖寮，有如今日小孩看动画片的摩天机器那般兴奋：泥土广场，三头雄赳赳的伟岸水牛，拉着“石绞”转动，那石绞之大，需两个大人才能合抱，黄牛肯定不够力气，就是水牛，还必须是公的。石绞将甘蔗吃进，吐出蔗渣，淌出蔗汁，大牛牯嚼着鲜嫩的甘蔗尾巴，越跑越欢，赶牛人挥着响鞭，像在吆喝自家小孩子：

“噢呵嘿，花娘养的哦，快快走……”吆喝声穿透冬日收割后的空旷原野，飞向远方的群山，撞出回音，那回音听起来是“快快噢，花娘哦，哦哦……”不断在环抱乡村的山岚之间回荡着，引来一群小孩，也张大喉咙跟着“哦哦……”直嚷嚷。

泥土广场那头，大烟筒黑烟滚滚，糖锅蒸汽腾腾，甘蔗汁慢慢熬成糖浆。那糖浆上面冒出的泡沫，必须捞尽，那糖才是上好的糖，捞出的泡沫呢，则是“甘蔗啤酒”的原料。不过，这是大人们关心的事，现在是小孩子最紧张的时刻，人，躲在门后；眼睛，却盯着糖锅。

随着一声“起锅了，滚烫哦”，稠浓的糖浆便倾倒在长方形的大木盆里，糖寮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往下的几分钟，像动画片的警匪枪战般精彩：几个汉子手持木碾，飞快地碾碎快要固

化的糖浆，碾成松软的红糖。这道工序时间要求很严格——快了，糖浆还是胶体，碾不碎；慢了，糖浆已成固体，红糖就变成片糖。鬼精灵的小孩，就是看准大人手忙脚乱的好时机，早就把削光洁的甘蔗尾巴背在身后，只等待糖浆倾流，木碾子飞动的一刻，“该出手时便出手”，那甘蔗尾巴纷纷如飞箭，齐刷刷径直向糖浆偷袭，气得碾糖汉子一边不停手碾糖，一边跺着脚叫骂：“花娘养的，又来找死了，小心烫断你的手。”这边，梁山好汉早已偷袭成功，一个个手持饱蘸糖浆的甘蔗尾巴，一哄而散。他们一边胜利大撤退，一边用小手把热乎乎的胶状糖泥捋出来，那小口还必须不停地往烫红的小手上呼气，自然无暇顾及应战，急忙忙开始“拉糖泥”。碾糖汉子也奈何不了这些鬼精灵，看看无人烫伤，便摆出“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君子风范，自己忙活去了。

拉糖泥，就是把快要固化的胶糖，飞快地用双手像拉面条似的，不断地拉长折合、拉长折合，直到它固化了，拉不动了，变成有珍珠般色泽的糖棒，便可咬成一颗颗晶莹的糖丸，吃起来像麦芽糖的味道，那时候的小孩子喜爱它，绝不亚于现在的小孩子喜爱“金莎朱古力”。

如今，机器代替了石绞，糖寮也从乡村消失，毕竟时代进步了。只可惜时下的小孩子，再也看不到当年糖寮的轰轰烈烈；再也闻不到糖寮那独特的蔗糖清香，他可以拉着妈妈的裙带，从超市货架上挑选在电视里跳过舞的朱古力，却无从体验当年“梁山好汉”偷袭糖浆的兴奋与心跳。这是幸亦是不幸，就见仁见智吧。

附录1：糖寮也叫“榨寮”。2014年10月在文集定稿前，笔者查了一下“百度百科”，没有“糖寮”只有“榨寮”，而“榨寮”的相关文字，正是摘录笔者2005年发在网上的文章。2007年修改压缩后发表在《珠海特区报》，很快就被他人盗版，改名为“怀念糖寮”，原封不动发表在《西安晚报》《西安日报》电子版及《湘声报》等处。

附录2：本文发表时，因版面限制，笔者删去了一些“糖寮”

的历史文字，现补录于下：

近阅《清史稿》，意外发现“糖寮”一词在清朝颇为通行。

鸦片战争后，各国列强大规模贩运华工到国外当苦力。就在珠海的紧邻——澳门，据当年粤海关的报告：连续三年间，秘鲁船只在澳门贩运华工，同治九年（1870），只是一船三百一十三人；次年，则是十三船五千九百八十七人；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已经是十九船九千三百八十一人了。珠海人容闳对被贩运华工的命运作过调查，并向清朝政府报告：“华工到彼，被卖开山、种蔗，及糖寮、鸟粪岛等处虐待情形，合同限内打死及自尽、投火炉糖锅死者甚多，实可惨悯。”在产糖大国古巴，糖寮里的华工实际上沦为奴隶，死后甚至被甘蔗种植园主烧成骨灰当肥料。后来的古巴废奴革命中，糖寮华工英勇作战，至今当地还留下纪念碑。这里的“糖寮”，便是广东人对土法制糖作坊的叫法，也有人叫“榨寮”，四川人则称之为“糖房”。

“糖寮”何时在中国出现？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阐述了甘蔗土法制糖方法。但《天工开物》上描述的辊轴是木制的，我小时候看见的辊轴却是花岗岩石制的，坚硬的石辊轴比木辊轴能将甘蔗汁压榨得更干净，出糖率更高，无疑是糖寮技术的一大进步。石辊轴是什么年代诞生的，我无从考证，但鸦片战争前，糖、茶、丝是中国三大出口商品，当时都是靠土法制糖，是糖寮的全盛时期，时至今日，在广州、韶关等地还遗留“糖寮”的地名，可见当年广东的糖寮何等兴盛。鸦片战争后，进口机制糖逐渐打压国产糖寮糖，直到公元1933年，广东的陈济棠为挽救产糖业，向美国、捷克购买制糖机器，建成当时中国大陆最现代化的机器糖厂，但很遗憾，那时的中国产糖业已被进口糖打压得奄奄一息了。

中国的农村，是古代农业工具的博物馆，据说铁制的犁、耙、锄起源于中国周朝，时至今日，还是不少乡村的主要劳动工具，而糖寮，上世纪60年代，我在粤东乡村，还有幸领略过它的最后风采。